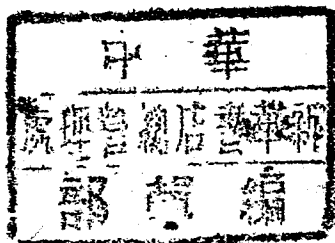


大衆文庫
(類藝文)

No. 186
群衆文庫
019

俺跟俺莊全翻身啦

馮雲珍說、巴燦容寫



請批評 請交換

大衆文庫編委會
中華新華書店出版

MG
L25
53

大眾文庫（文藝類）

俺跟俺莊全翻身



大眾文庫編委會編
華新華書店出版



3 1774 4489 4

俺跟俺莊全翻身啦

馮雪珍說
巴燁容寫

——工農青婦民兵代表大會介紹——

馮雪珍，淮北泗宿縣縣婦聯主任，是這次參加華中工農青婦民兵代表大會的婦女代表，今年四十二歲，參加工作六年多，做過縣以下各級婦聯主任，並當過不少時間鄉長。她現在仍舊縮着插一枝銀簪子的髮髻，額上包一條黑色頭布，一身自織的土藍布新棉衣褲，一雙白土布襪子和藍布鞋；要不是

胸前掛一條紅色代表證，還當她是普通鄉下老大娘哩。我問她「做麼不把頭髮剪掉？」她說：「出洋相，到新解放區工作不便。」我把她的話匆匆記下來，沒有經她本人看過，因為她到現在還識字不多；不過初稿寫好後，是唸給她聽過的。

俺往年受的罪

俺娘家姓馮，淮北泗宿縣宋河區同莊村人。小時候，俺家六口人生活，沒有一分地、一片屋，租地主六老爺家三十幾畝孬地，一年苦到頭，還不够吃的。那會子，俺爹爹媽媽很能苦，閒時天不亮就下湖（註

一）拾草去曬，來往六十多里，一天挑一担上街賣。俺媽媽販油、鹽，趕集子。俺那會子才七八歲，在家頂個大人使，燒鍋抹碗全是俺做。不過，任俺一家怎能苦，還是不頂事。俺每年春天，還是要挨餓，動不動三天兩天吃一餐，吃路邊草、茅草糊子是常事。一件衣裳穿七八年，補的認不到娘家。可是，那時候，地主對俺還苛的要命啦！佃戶任怎麼窮，全要奉承他。俺爹爹是個直跑人，又奉承不起。地主不歡喜。那年正往寒天走，俺家就被地主攆走啦。人說：「種地人離了地就海得了（註二）。」俺家可就真海啦，西北風呼呼的，地凍的鐵硬，野菜找不到，一家餓的淌

清水。第二年春天，好容易認大租租進幾十畝地，空子總是補不上。那會子，俺媽說：「閨娘大了總是人家的，不如早點上人家去吃口飽飯。」俺那會子才十一歲，聽說叫離家，怪傷心，踢脚打滾不肯去。俺爹也怪會疼閨娘的，不願俺去，但是俺婆家有三十幾畝地，有得吃的，想帶個人頂小伙計。俺爹爹護着不肯把帶，他家刺的怪難受，說：「你家這會子不給帶，長大了還能有什麼賠的嗎？」俺爹爹沒法，只好把帶。乖乖！十一歲到他家，比大人還苦得兇哩！洗衣，上鍋，放牛，割草，沒一樣不做。還撈不到吃飽飯。他家吃小麥饅，大米，俺吃小秫子。大桌子也撈不

到坐一下，一天到晚登鍋門。有一次，牛病死了，俺婆家怪俺不好，三天不給飯吃，還說把俺剝剝跟牛一鍋呼。（註三）

十八歲拜堂啦，俺想這會子好算個人啦；誰知丈夫是個二流子，成天在外混花里鷄（註四），亂姘人家婦女，氣的俺眼淚往肚子裏溜。你要說他吧，他就動手。俺心想：「這一生可就毀啦！做閨娘不得出頭，做媳婦又不得出頭！這就指望個兒子吧。」那會子兒子才歲把，俺發狠不吃丈夫的，一個人種十六畝地，帶住小駒子（兒子）過。俺用人工換人家牛工，寒天就替人家耐耐鞋底。過後，婆婆看見俺能苦，也跟

俺過啦。

民國二十年大水，俺家一升稻吃兩天，九升大秫子麵度十一天。俺娘家被大水一淹，田被地主抽回去，牛也賣了。媽媽又餓又氣就病死啦；死在地上，還沒得棺材，兜了幾莊才弄口薄皮材。俺爹爹就領着弟兄上山逃荒了。在山上，拾一担草吃一担錢，拾不到就沒得吃。趕後來，就給人家打長工了；一年才苦六十吊錢。唉，那回子地主牌頭才大啦：俺家遭大水餓肚子，地主家糧食堆在倉裏發了霉，都爛成粉子啦！人家向他借一斗要還四斗。俺跟他家商議出錢買，他還不肯賣啦。砲樓子豎的高高的，崗位站上好幾道。

那個還能進去嗎？么五喝六的，就是費多大勁，讓進去吧，客屋又沒有俺窮人登的，牛屋裏把你站站就是好的啦。

唉！想起那會子的苦楚，真是眼淚要流三天。

入會出痛苦

一九三九年夏天，俺正在地裏拔綠豆，俺莊上來
了幾個八路，在場上站了半天，沒人招呼。俺聽人家
說「八路怪肯幫窮人」，不過意，招呼他們到俺家吃
茶；誰知他們怪客氣，引上火就幫俺燒鍋，邊做活邊
拉話，怪親近的。第二天，女同志也來了。俺見天要

起雷雨，搶着打綠豆，一肚子話沒有撈到跟她談。往後，她常來俺家，問長問短。俺把自家的苦楚，莊上的苦楚全報給她聽。那時候吧，莊上人全抱怨俺：「你曉得她什麼人？！都說給她聽幹嗎？」俺婆婆也怪俺：「拉拉扯扯，什麼人都往家帶。」俺說：「人家不是怪好的嗎？還幫俺做活！」俺丈夫當着女同志的面就指着俺罵：「像個人樣，跟人家談什麼？」俺因爲頭一年八路打莊上過，對俺怪客氣，規矩，又聽別的莊上人說：「待窮人怪好的」，心裏就不怕。女同志說話吧，又怪對俺心意；俺心想，能出俺的痛苦，俺就交她做個朋友吧。後來，女同志常到俺家來，給俺

講這講那，又是美國又是什麼國的，又解給俺聽做麼要打鬼子，窮人怎會窮的，婦救會做麼的，問俺入不入？俺說：「能替俺出痛苦嗎？」她說：「能！」俺說：「那就上個名字吧！」俺那地方女人全不作興起大號：有婆家的不問大姐媳婦全按婆家姓叫名字，比方姓王就叫小玉。沒婆家的就叫小撞小碰。俺就請女同志起了個名字，叫雪珍。俺就把心事全告訴她啦。上了名字十多天，俺就被選上小組長。那會子八路正在趕棉背心，俺莊婦救會就比賽啦。一組二十件，俺日夜到各家查看，怕扣八路棉花。晚上到家挨丈夫罵。有得吃口，沒得就餓一餐，還是出去工作。俺丈夫

氣的要攆俺走，俺那會子胆子可大啦，男女平等俺也明白啦。俺說：「你把心放亮點！」想想那會子受的清白，土匪那種罪，這會子怎能做住門睡安穩覺的？替八路做點事，就小了你的官位嗎？」那會子莊上人也沒有開化，也說：「坑死人！這麼大年紀，兒媳婦都要帶了，還跑個什麼益處？」富戶說：「男花女雜的，還能做出什麼好事來？」農會上的人也說：「女人能做什么？也要處理，處個什麼理！」俺一心想出痛苦，任人家怎說，還是悶着頭跑工作。過後，婦救會多了，俺腦筋也更開化啦：丈夫罵俺：「你還來家做麼？還怕死了沒處埋？」俺說：「俺在外頭做的全是正事

，不好，自然有人管，輪不到你說話！」後來，他看管不動，也就拉倒啦。

帶頭借糧

早幾年，俺莊上一百四五十戶，祇有九戶富農，餘下全是僱農貧農。春天吧，沒吃的人着實不少。俺莊上骨幹看見窮人沒得吃的，心裏很難受，就商議要借糧。起先叫俺帶頭。俺說：「女人破不下面，農會帶頭吧！」農會說俺說話響亮，一定要俺帶。俺就帶啦。挨家挨戶一叫叫了四五十人，婦女比男人還多。先到一家地主家借，那個地主怪客氣，請俺吃這吃那

，說好話。俺心想：「你還能迷糊住俺的心嗎？俺窮人就能忘記窮人了嗎？」撕破臉就給他講啦：「莊上人要餓死啦！你家糧食不少，借了度度荒，往後加一還你的。你開明點吧！」地主任怎也不肯。趕後窮人餓的難熬，在他家吃了幾天，他才借了五担小秫子和黑豆。還有一個大地主，糧食藏起來不肯借，還欺騙他莊上窮人跟俺莊上窮人打架，不准俺莊窮人借。俺莊人燒的飯，他叫他莊窮人搶了吃光。趕後來俺莊上骨幹出了點子（註五），他莊窮人平服了，俺莊窮人借到十六担小麥小秫子。死不要臉的，後來一調查，地主都派到做小生意，趕毛驢子的人身上去啦；俺窮

人辦事公平，趕後來全叫地主還清嘍。

查 租

直到一九四四年老解放區朱河鄉還有幾家佃戶沒撈到減租。俺看見那幾家過的日子怪難受的，就跟兩個農會骨幹一塊去查訪。三個人訪了七八天，還沒有查到，心裏直發愁，後來到一家姓黃的佃戶家拉話，那個莊子是生疏地方，拉了大半天，他家一句話也沒得漏出來。俺就出了個點子：他家老奶奶家也姓馮，俺說：「俺兩家還兼親哩，你還是俺老姐姐呢！」那會子人家對俺工作同志都看得起，認他做親戚，他

家很高興的。後來他家又留我住一宿。第二天大早，她家媳婦出去抱草，俺故意裝的不懂分場，說：「俺，你莊上不大來，不曉得你莊分場怎分的？」她接上說：「這有不曉得的？老板二成俺一成。」這回子可把俺問着啦！這個地主家一共三個佃戶，俺曉得全沒減過；趕緊又到姓蔡的家裏去查。開頭問的時候，他家一口咬定早已減過了。俺就慢慢破解把她聽：「俺是自己人，減租是爲你好的。你看你家過的這個日子，有一頓沒一頓的，春天還要受熬煎哩！借了人家的還要加利還啦！黃家沒減過，你家還能減嗎？黃家已經對俺說啦。這會子他家也要減啦！」後來，她家兒

媳婦全承認沒減過租啦。就是她家老奶奶還是不肯說。俺說：「這是爲你家好的。這會子還怕什麼？」她說：「你不怕；老闆要攆俺，俺可怕哩！」俺說：「這會子俺八路住常啦，那個敢攆俺。」她又說：「怪不好意思的。」俺說：「俺窮人養他一輩子，他也好意思。減租是應該的，撕破臉怕什麼？你家幾年沒有減，有十幾担糧食好退哩！」老奶奶聽見有十幾担糧食，可動了心啦，說：「人家都減嗎？」俺說：「全減！」她說：「那人家減啦也減就是啦！俺家還能出格嗎！」趕後來，大小佃戶全要減了，幾十個人揣着口袋就到地主家算賬啦；一走進大門，地主娘子說：

「你們來做麼？減租，好！來銀子到後頭拿個算盤來算算，看誰找誰！」佃戶一聽，嚇住啦。俺對佃戶說：「算就算吧！怕什麼？你把替他家打的白工全算上去，還怕找他的不成。」佃戶胆子一壯，可就減下來啦。男男女女的全上地主家扒退租的糧食，歡歡喜喜的挑回去啦。趕後來，俺馬上幫他們商議生產運輸。往後，日子可就好看些啦。

俺當鄉長的時候

一九四四年冬天，朱河鄉選俺當鄉長啦。去的那天吧，各教會打的鑼鼓喧天，開歡迎會。俺心想：「

女人當個鄉長，好不容易啊！可要下苦幹哩！」歡迎會上俺也說了兩句話。後來，老人指導團、姊妹團、婦救會、農救會、自衛團……天天找俺處理糾紛；還教育二流子，晚上也趕着上課。俺自家吧，行事說話都還能一點，就是個文化趕不上，怪苦悶的。頭緒一多，可就記不上來啦；打路條，做總結，全要請人；寫封信，也要張幾遍嘴才能請個人動筆。俺就怨自己年紀大了，沒有學習，工作提不高，所以俺下勁勸人家上民校識字。俺那會子當鄉長啦，一個莊上自動參加民兵的婦女有七十多。俺莊是中心區，婦女民兵就是站崗查壞人；站崗也不誤生活，手裏帶個捻線錘捻

線。生產吧，俺鄉七個行政村，織布機就有七十二架。連地主娘子這會子也紡了，農會骨幹跟俺也怪團結。

有一回子，二黃來「掃蕩」。俺家起模範，八路的東西全送來俺家，俺半夜裏起來藏。自衛團都背上槍，少數二黃一來就打，俺就帶着女同志走。有一夜，二黃離莊才五里路，莊上人全睡在湖裏，俺也睡在棉花桿子裏一夜。第二天，二黃來啦，刺刀頂住俺心口問：「你莊上老毛（註六）在那？快說！不然，槍斃你！」俺說：「俺婦道人，不出門，不曉得什麼毛不毛。」湖裏全是馬，攆的女哭兒嚎的。趕後來，二

黃找不到八路，就去了。過了幾天，八路來拔青陽據點了，莊上人喜的眉開眼笑，婦救會家家全做小麥饅頭，送給八路。三天，青陽拔下了，個個人全去看啊！二皇死的着實不少！

俺和俺莊的人全翻身啦

往年俺八路沒來吧。俺莊上百十戶人家全不夠吃的。這回子可全硬朗啦，窮人提高啦！有不少人家也有三畝五畝、十畝八畝地啦！要是不荒年，借債的可就少啦。媳婦，大姐，也全解放啦。那會子女人上集去一趟，人家就要指指點點說不像話啦；這會子：女

人全不裹小脚，熱天連襪子也不穿。小閨娘也不穿耳
眼子啦，說：「俺閨娘往後不讓男人摘耳朵！」養閨
娘也不弄死了；就是寡婦生兒子也要留着養。俺莊幹
部抱了個寡婦兒子，養的怪胖的。過去地主使幾個丫
頭，這會子也少了。童養媳也少了；就是有個把，也
不受苦了，丈夫打老婆也不大有，閨娘沒有大號的也
都起了自己的大號。婦救會員都趕問俺：「俺也會捏
槍桿子，八路怎就不要的？」

俺那會子才出來，不曉得多少人說怪話。這會子
，俺丈夫也不講俺了。日子長了不回家，還說：「你
怎不抽空來家來看的。」俺婆婆來見俺到家，忙這忙

那，只恨你吃不下。莊上人也帶俺怪好的；就是地主，也不像那回子對俺了，見面也怪客氣。俺和俺莊的人全翻了身啦！要是和平下來，俺莊上人還要過得好哩。

註一、「湖」就是一種種麥的地。

註二、「海得了」就是糟糕了的意思。

註三、「一鍋呼」就是一鍋煮的意思。

註四、「花里鷄」就是男女關係亂來，不規矩的意思。

註五、「出點子」就是出主意。

註六、「老毛」是偽軍稱八路軍的代名。

S.G. 2650
826

2626

編會委編 | 庫文衆大 |

印發出著
刷行版者

俺跟俺莊全翻身啦

「大眾文庫」(文藝類)

KBC
MG
125
53

刷廠 店店 谷寫

\$

華北新華書店
資料室